

天津圖書館珍藏
清人別集善本叢刊

二十

天津圖書館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詩持二集

魏
憲
編

詩持白序

閩中魏 憲惟度撰

經有六而詩其一。竊聞之詩者持也。非徒於長
其豐草。開自爲吟咏。王也。自帝王治道之鉅。
不及民生日用之細。以金闕房贈荅。友朋宴享。
無不備載。自吾太子刪定。以來。二南表江漢之
化。算得朝添清之風。美惡。觀貞淫各見。將使
天下後世之人。博徵廣覽。以察其旨之所存。庶
幾以草野旌別之微。權補廟廊彰瘡之所不及。

詩持二集

自序

一
枕江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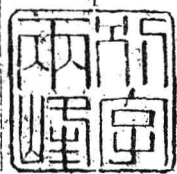
詩之爲經。其與書禮太易春秋默相維持。固自有深焉者也。三百篇變而離騷。澤畔孤臣。抒爲長句。餐蘭佩芷。山鬼佳人。一篇之中。三致意焉。離騷變而樂府。芳樹白楊。朱鷺黃鵠。洋洋灑灑。至漢魏六朝。名士比肩。昭明文選。一樓並峙。天壤何其大小同聲。上下畢協。從古及今。如出一轍也。數傳而唐以詩取士。縉紳大夫。以迨方外。暨夫閨秀。無不知詩。而沈宋王孟李杜錢劉諸君子。時爲大曆。爲長慶。爲西崑。體屢變而義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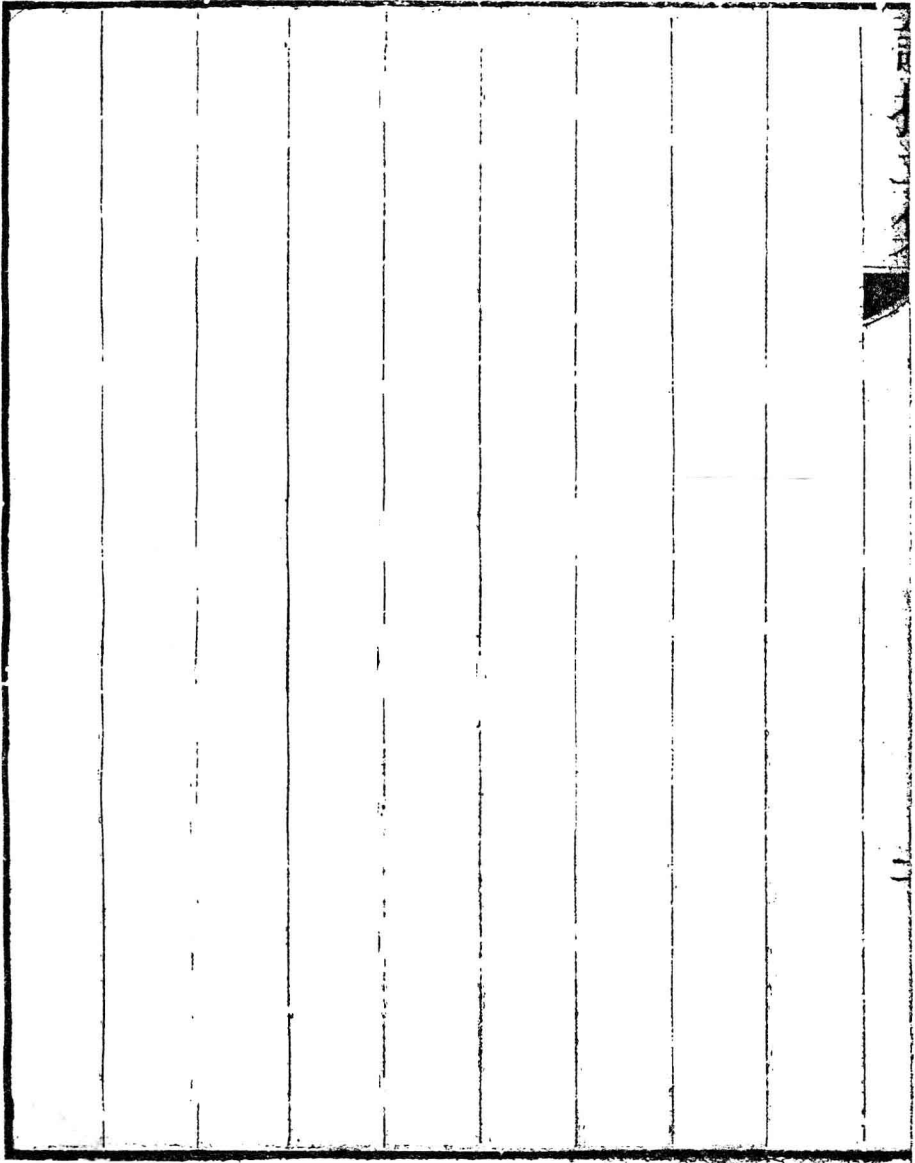
外風遞降而情若一。熟讀全唐。揣摩其故。庶幾得之。明興一洗宋元積習。如日。經天。照耀四表。青田、長沙、北地、信陽、歷下、竟陵、諸派。變而愈盛。要必歸于三百篇之旨。所謂感者足興。聞者足戒。未嘗不折衷于孔氏以維持之也。今

天子臨軒詔賦。羣工百職。事拜手賡揚。以至載畝伏處之士。靡不家握靈蛇。人懷荆璧。以鼓吹一時。然不得其人。以持之。則散得其人矣。而見有異同。體有純駁。則雜雜則爭。爭則漸而之衰。

故今日之正笏而談者。有若栢鄉、高陽、合肥、襟
下、梅邨、荔裳、愚山、阮亭、黃石、綠厓、諸君子。靡不
崇尚風雅。相爲倡和。上接明良喜起之歌。而吾
黨有心之士。抱鼓鐘以和者。今不下數十輩。罔
不滌蕩繁靡。敦培忠厚。軌於正始。以佐高深。故
余是集之選。總其名曰持者。蓋將持之于其盛。
也。持之於其盛。而逆有以振其衰也。其于名教。
風尚之間。不能無窺管之譏。杞憂之誦矣。然知
之。而故爲之者。何也。蓋余于是集也。其體裁必

正其丰格必高。其性情必深。其意旨必婉。其諷
誡必微。其典實必確。其繚繞於筆端。逗露於言
外者。必逶迤而清峭。庶幾可以告無罪於天下
焉。若夫世道之醇薄。人心之邪正。則惟賴在上
諸君子。崇經學。育人才。有以倡起而持之。非愚
之所敢知也。





凡例

余選詩持自甲子至丙戌爲一集、丁亥至今日
爲一集、每得佳稿、必鄭重評騭、次第梓傳、獨
不敢輕用徵文、蓋近日徵詩成套、初無選刻
實意、不過借此作納交之資、卽有刻者、亦屬
情面、不甚懸諸國門、共相欣賞、余甚耻之、故
不憚悉力博採、必不敢虛詞相欺、

昭代風雅、遠軼三唐、豈容妄置高下、但地有遠
近、郵筒不能速至、詩有多寡、編次難于概就、

故必以得詩之遲速爲登選之後先。間有弟
居兄前。師列徒後者。皆檢點之所不及也。

廊廟山林。體分固殊。語以風雅。初無差別。但縉
紳諸公。已成之名。不難遠播。草野隱淪。畢世
沉吟。或艱于剗剗。或窘于舟車。至有湮沒各
山。骯髒以老。者。余甚爲之扼腕。故是集所鐫。
無分出處。亦愛才之念。不覺其自至焉耳。

邇來選詩。多表章同時。已赴玉樓之召。終淹石
室之藏。故是集所登。不問存沒。一以佳篇爲

主。凡我同人。有慈孝至情。生死交誼者。勿靳遺草。悉付拔尤。

近代選本。多不列僧詩。泥于東坡疏筍氣之說。不知詩以性情爲主。僧之性情。與世之性情。不同。昔人嘗言之。况近來佳士。不得志于舉業者。悉寄跡空門。故予選方外之詩。十居其一。然必以風雅爲程。如潛心內典。爲頌爲偈者。別有宗旨。不敢強入。

是選名宿。皆萬里神交。未謀一面。間有先世故

捐二集

人平生知己亦必酌于寸心之可否以質乎
當代之是非倘不吝鴻章下詢芻蕘必須
全稿見貽以便決擇蓋人心如面彼去我取
各有不同豈能一視若所惠教僅寥寥一
二篇又多投贈祝輓之詞絕非得意者悉置
高閣

濟南竟陵日相操戈殊屬無謂夫詩本性情性
情所近豈能相強故余是選必卽其人之所
長而折取之不敢以管窺之見強人從我至

于腐者必刪。怪者必黜。不過軌于正。始之音。以求其必傳而止。元輕白俗。郊寒島瘦。又何事紛紛乎。

是選始自都門。成于白下。車馬勞人。倉卒之間。自有遺珠。如吳之沈眉生。顧修遠。顧茂倫。張友鴻。越之陸梯霞。范文白。毛馳黃。徐野君。楚之李雲田。譚擬陶。豫章之萬茂先。曾青藜。秦之李叔則。韓聖秋。晉之魏斗仲。韓雨舂。豫之侯朝宗。燕之梁公狄。齊魯之王鶴潭。姜如須。

滇黔之台九峰、沈石友、粵之郭菽子、蜀之劉
浣松、吾閩之李元仲、崔五竺、徐器之、彭爾仁、
許同玉、高雲客、羅石夫、陳子槃、林丹夫、何曉
仲、皆風雅宗工。夙昔所企慕者。山川阻修。無
從得其傳稿。卽偶記誦一二章。亦非全璧。尚
圖博搜以傳。

詞壇鼓吹。今日極盛。余得讀其全集者。必載于
姓氏之下。若未得其全集。曾于某選本得見
者。亦註諸簡端。以便攷訂。至若友人口誦及

扇頭單條上抄錄者不便贅敘。

風雅雖由性情。尤關學問。每見友人之詩。近作必勝于前。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。非虛語也。倘全集中未及盡登。或集外續錄見貽者。仍于其人姓氏之下。註再見三見等字。庶便於稽查。氏里則不復贅。

枕江堂主人魏憲惟度書